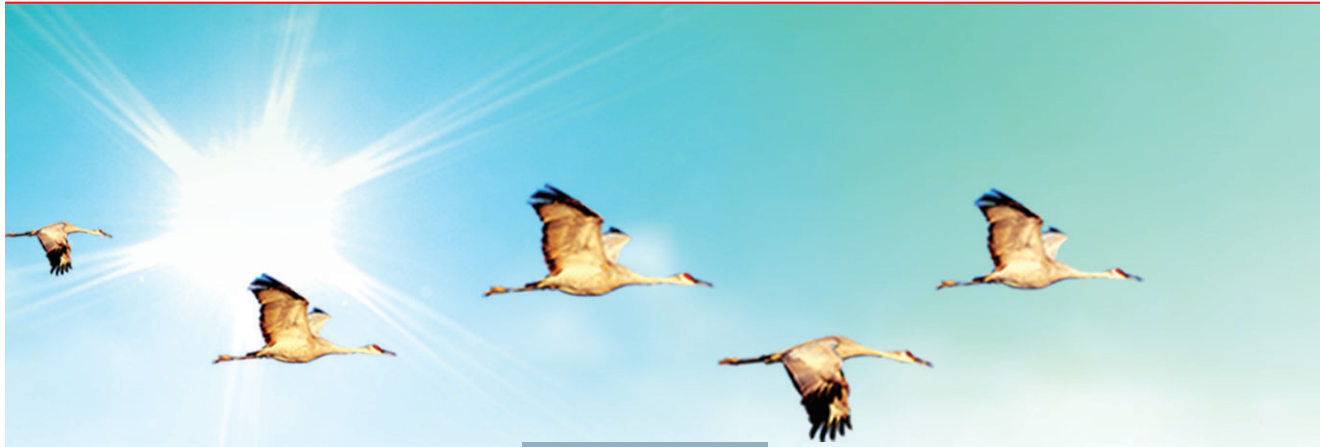




随笔

去表姐家

玉珍

很多年没去长沙,出了火车站是熟悉的气味,但大雾迷蒙深沉,广场与街道上没见什么人,突然觉得这个城市有些面目清秀。上一次经过是几年前,这次是去表姐家吃乔迁酒。太远了,全程都在打盹。

表姐当初从株洲嫁到长沙,看似只是跨市,其实中间是两座城和无数的村庄,绵绵村路将距离拉到堪称漫长的地步,车越往黑暗中行一段距离,便越与来时之路相距遥遥,到了后半夜,简直茫茫天地不知来路,送亲的一车人困得东倒西歪,却无法睡着,连我爸这种极少驾车的人都驾车了。祖母说,这样一遭送别,要猴年马月才能再见,去一趟太折腾了。我那时还小,只觉得他们夸张,这个时代交通发达一日千里,怕什么远的。何况在任何时候,爱是不存在遥远的,在心灵那儿爱没有距离。

直到后来我去了一回,才真觉得身心俱疲,坐个车比做苦力还累,如果转车,就更奔波了。

十五年前,我上大学,一人去表姐家看她。她正大着肚子,七八月不止,留我住了好几天。走的那天,天还没亮,她就起来给我做好吃的,装进袋里,然后送我去路边等班车。早晨,我们穿过稀薄的黑暗,跟着手电的那一束光,走在路上。路并不远,可也并不近,我们走得很慢,因为到处寂静,脚步显得沉重。姐总将电往我这边靠,我打开我的手机,忙说我看得到。车快来了,她伸手塞给我几张钱,我说不要她非要用,一定塞到我的口袋里才让我上车。车跑了还听她叮嘱着“注意安全”。

我回头,看到她大着肚子站在远处,仍一动不动地目送,那一点手电光刚好照着地巨大的肚子和小圆脸,直到那一团越来越远,只剩漆黑一片。我眼泪突然就出来了。

闲笔

好老头,老邱

林兆均

老邱有很多外号。他老伴儿常用一口方言喊他老头,有时喊他老家伙,有时也嗔骂他老东西。老邱的女儿有时候喊他爸爸,更多时候也学着妈妈的样子喊喊他老邱,有时候还叫他小胖子。至于什么时候用哪个称呼,那得看老邱的表现,也得看他老伴和女儿的心情。我们老邱喊他什么,老邱大多数时候都会屁颠屁颠地拖长尾音“谈谈”地应答,声音里充满了快乐和包容。这听起来似乎老邱在家里没什么地位,但老邱要是提高嗓门一声吼,他家里也没有谁敢再出半句声。

老邱第一次来我住的地方玩儿的时候,一点也不见外,才坐了一个下午,聊了聊天,他就开始当自己家一样,很熟落地翻箱倒柜找东西,问我他找什么,他几乎都没扭头看我,一边继续打开一个个柜门和抽屉,一边说:“找8+1。”我纳闷了,什么“8+1”?老邱转过身来对我说:“8+1,不就是9(酒)嘛。”我一下子被他逗乐了。那时我还没成家,平日常也没有应酬,基本不主动喝酒,也压根儿没买酒。我如实相告,他听了说:“小伙子,你不喝酒可以,待客怎么能没酒呀。”后来过了多年,我才知道老邱是“奉命”来“考察”女婿的,我毫不费劲通过了这“9(酒)精测试”,老邱也就成了我的老丈人,但他么姑娘也就是我老婆还是总爱开玩笑叫他老邱。

又过了几年,我结婚生子,老邱和老伴儿来与我们同住,照料我们的生活。娃娃两岁半就上了幼儿园,因为我们工作忙,老邱就经常帮忙接送孩子,一来二去,老邱和娃娃混得很熟,老邱几乎成了娃娃最喜欢的人。

有一次,我刚好下午不用上班,我也跑去接孩子,等幼儿园的校车把娃娃送回小区门口的时候,娃娃下车同时看到老邱和我都站在路边接他,兴高采烈地奔过来,一手先牵住了老

此后几年,我再没去过她家,但她每年回娘家,娘家这边有白喜事也回来一趟。再去看她,她的第二个孩子已经长大,比她更高,就是我第一次去见她时肚子里那个,已经是小姑娘了。

你说我这些年在忙些什么呢?我以为时间过得很慢,足够我慢悠悠去做很多事,去见众多人,结果突然回头,十年也就是一下子,而见人做事,都仿佛少之又少。看着这么标致的一个外甥女站在我面前,就像多年前我站在她母亲巨大的肚子面前那样,我觉得时间在具体与虚幻中强烈地转换,使人神情恍惚。

现在他们一家在城里买了房,安了新家。我们自然要去看她,两个姑,两个表哥,一个堂妹,一个婶,我们坐火车去。大表哥一家则开车,比我们先行一步。

姑姑驾车,认为火车更适合她。我比他们几个后上车,我从株洲上车,在车外就看到了他们,火车上,拥挤使车厢里的人站得很直,我的哥站起来,要把他的座位让给我,我说我喜欢站。一小时后,我们稀稀拉拉来到了地铁站。我小姑的腿脚刚意外受伤不久,走路一瘸一拐,跟在我旁边,抓着我手,堂妹走路健步如飞,跟我们这个家族所有女人一样。但她小姑站不上,我就一直边走边喊,请婧你慢点,慢点,姑跟不上。

我一会儿看前面,一会儿看后面。姑拉着我的手,像一个孩子,再慢点地就得被人群众散了。大家进了地铁,总算可以轻松地坐会儿了。

再晚些,地铁就剩我们几个,非常安静,像在自己的客厅里。姑开始聊天,我们也能听清彼此说话的声音。

二三个小时后,我们从地铁站出来,吃了很大一口灰尘味的风,很累,很饿,很想吃饭。

表姐让亲戚来地铁站接我们。从地铁站到宁乡县城又是一场奔波,看着窗外稀疏的星星,发了会儿呆,我居然睡着了。醒来到了宁乡。

一年多不见,姐没什么变化,她知道我们爱吃什么,已经在饭店准备好满满一大桌好酒好菜,我已经饿扁了,狼吞虎咽之后到街边溜达。

县城很朴实,空气也不错。吃饱了回到表姐家,看到她现在很开心,我们都很开心。次日的乔迁宴在村里办,距城还有一两个小时路程。真是巨大的县城和巨大的乡村。

我平时是会驾车的,但那天还好,沿途风景极其秀美,除开路途遥远偏僻,其实是个很好的地方。宴席上饭菜也不错,从她家门前望去,似乎与我几年前所见有些不同,大概是天气阴沉,云雾众多,远山坡野云烟缭绕,稀薄的绿意中点缀着飞翔的白鹭,连高树电线都像是云中曲谱。

她像是从一片云雾嫁往了另一片云雾,从她出生的村庄到这儿,需要花半天的时间在路上。

次日清晨,她早起来给我们买好早餐,我们要走了,她和姐夫要留,留不住,家里事多,他们也要去上班了。等我们所有人上了车,她站在那里,眼巴巴地看着,圆脸蛋上面有些伤感,细雨使她看起来有些憔悴。她说,以后再来,你有空也回娘家看看。

车走了很远,我扭头去看,她还站在那里,跟十几年前送我一样。

无论何时何地,我只要想起她跟我在黑暗中,跟着她那束手电光走在村路上,那种寂静,那种缓慢安宁的感觉,以及她黑暗中隆起的肚子,一个人站在那看着我远去,那小小的身影越来越远……我只要想起这个就觉得她永远是过去那样,她永远离我很近。

待儿子考完法语回合肥学校,我向他透露了老邱生病住院的消息,和儿子商量赶往武汉。

我从广州、儿子从合肥赶到武汉的重症特护病房时,老邱已经失去意识,说不出话,看着老邱平静地躺在那里,儿子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呜咽起来,然后他调整好情绪走到病床前握住老邱的手,反复轻轻地在老邱耳边说:“她爷,我回来看你了。”可是,老邱再也没法做出任何回应了。老邱没有实现对外孙的承诺,没等到喝他的喜酒。

尽管我们都没有哭泣,但是在送别老邱后,回到广州继续日常工作 and 生活的我仍然花了极大的努力,才慢慢地从失去老邱的悲痛中缓过劲来。在老邱“头七”的那个早上,我一个人煮了个鸡蛋、蒸了个馒头,就着一盒牛奶当早餐,因为要赶时间出门,刚煮好的鸡蛋有点烫,我敲碎鸡蛋壳,把蛋白与蛋黄分离后,将蛋白蛋黄对半掰开,再对半掰开,没想到因为这个不经意的动作,我忽然泪如泉涌。因为我突然想起,十几年前,几乎每天早上,老邱就这样为我上幼儿园的儿子——他的外小孙——掰开煮鸡蛋里的蛋白蛋黄,晾干,以免小娃娃烫到嘴。

老邱走了。老邱是我的岳父,湖北随州人。人们常说女婿在岳父眼里是半子,而老邱一直用随州方言说我是他一个整个的儿子。

生活中的老邱就像一个乐呵呵的好老头,但年轻时他其实是一名雷厉风行的军人,从空军雷达兵退伍后在二汽发动机厂担任技术骨干直至退休。

老邱和我们三口之家共同生活了十年,待我恩重如山。如今,他已离我们而去,那些细碎的往事,永远留在我 and 孩子的记忆里。

散文

忆外公

邹玉霜

七月半的月光总是薄薄的,像一层敷在往事上的霜。今年这霜又落下来时,我在梦里看见了外公。

他站在老屋的灶台前,正弯腰处理着剩饭菜。锅铲碰着铁锅,叮当响了几声,我有些恍惚,分不清这是梦还是某个寻常的午后。外公转过头来,胡须理得有棱有角,头发乌沉沉的。他眼睛亮得像灶膛里的余烬,慈祥里透着一股子笃定。

我瞥见水壶是满的,新竹打的锅铲、水瓢、量筒,齐齐整整挂在老式洗脸架上,只有碗柜门靠着潮湿的墙,木纹里沁着旧年的水渍——新旧交错着,像极了生死之间的暧昧。

和外公相处最多的日子,是他退了休,守着那栋土砖房子的岁月。退休后的外公,很多时候是一猫一狗一个人。猫总是不远不近地盯着来客,碗里总有吃不完的鱼骨头,有时趴在灶台打盹,有时在梁间踱步。狗却总是跟在外公身边,不吵不闹,不离不弃。更多时候,外公坐在那张八人四方桌上,摆几个下酒菜,斟满一杯,慢悠悠地抿。闲来无事,便领我们去他房间的窗台边,从那个泛黄的抽屉里翻出几本不知哪来的旧书,兴致勃勃地讲里边那些很久很久以前的故事。

那些年去外公家的路,我记得太清楚了。弯弯绕绕的伴山小路,路边不知名的藤蔓总爱绊脚,清晨去时露水打湿半截裤管。茶山下有个黑黢黢的山洞,每次路过我都飞快地一窜而过,总觉得里头住着吃人的妖怪。山林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偶尔的鸟叫从头顶落下来,吓人一跳。有一回还看见一条蛇昂着头吐着信子挂在野果树枝上,成了我童年挥之不去的阴影。可所有这些都不住我——因为远远地,就能望见外公家屋顶的青瓦上冒出一缕青烟。那烟软软的、暖暖的,无论是清晨还是傍晚,都斜斜地升上去。只要看见那缕烟,什么妖怪,什么蛇,全忘了,撒开腿就往那个方向跑,一路跑,一路喊:“外——公——!”另一头总会有一个长长的、浑厚的声音回应过来:“诶——”

那栋土砖房子于很大,大到装下了我整个童年——门前至着两棵桃树,旁边几株石榴,再远些是菜园,屋后山坡上藏着一片板栗林。门前的桃子石榴总等不到熟透,青半红时就被摘了个精光,咬着微涩的甜,汁水顺着下巴淌,外公就在旁边嘿嘿地乐。菜园边的枣最脆,我们举着竹竿打,他教我们用围裙兜着在底下接,接不住的滚进草丛里,捡起来在衣襟上蹭蹭照样吃。屋后那口井水清得见底,井台上头种着凉薯。还有二楼那间小黑屋,陶缸里永远藏着吃不完的糖和饼。我们无数次爬上那咯吱作响的木楼梯,掀开缸盖那一瞬间的欣喜,从未落空过。

外公是家里的老大,底下还有弟妹。那个年代的乡下,老大往往是不受疼的那个——父母疼小崽。他早早便什么都靠自己,天不亮就起来,挑着百多斤的担子挣工分,只在生活的缝隙里挤着认几个字,在村里没少受排挤。他从不提这些,只是夜里偷偷翻那些从废纸堆里捡来的书——《三国志》《水浒传》,刘伯温的传奇。那些年他讲给我们的故事,全是这样“割”来的,却讲得比课堂里的先生还生动。我至今记得一个关于门栓子的故事,讲到要紧处,他便停下来,呷一口茶,笑盈盈地看着我:“后来呢?后来啊……请听下回分解。”我追着问了十几年,也没等到结局。如今想来,他是故意留着这个悬念,好让我一辈子都揣着这份追问,一辈子都忘不了他讲故事时眉飞色舞的模样。

那时他还未成人,家里实在活不下去。村里有个外出务工的名额,去株洲县堂市煤矿下井,苦、险、没人肯去。外公第一个报了名。矿洞里窄得直不起腰,头顶的煤屑簌簌往下掉,他咬着牙干了几年,后来滨江大桥开工,转去修桥,腰上系着麻绳,吊在几十米高的桥墩上打风钻,江风灌进衣领,人像一片挂在峭壁上的叶子。大桥合龙那天,他因表现突出转了工人身份,吃上了国家粮。他从不说苦,只是把苦吞下去,酿成故事里的豪气。

哪怕最后那场脑溢血把他钉在病床上,他也没松开过那股子劲头。十个月,一天一天地熬,熬到最后一口气。他走的时候,我握着他的手,那手枯瘦,硬邦邦的,像他这辈子从没弯过的脊梁。

我忽然明白,所有逝去都不是终结,而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牵挂里。外公就像他那一缸没喝完的酒,封存着,却在某个时空里继续发酵;就像那口清井、那截断薯、那缸永远吃不完的糖饼,在记忆里永不腐烂;就像那栋土砖房子,装下了我童年所有的甜,如今又装下了我所有的念想。就像那条走过无数遍的小路,露水、藤蔓、山洞里的妖怪、枝头的蛇,都挡不住我奔向那缕青烟;就像那个永远没讲完的门栓子故事,留着一个悬念,等我到了那边,坐下来,再央他讲一遍——这一次。

原来不是离别,而是离别之后,我们依然能在梦里听见他们的笑声,那个门栓子的结局,我忽然隐隐猜到了——它哪里是成了精,分明是在等一个夜归的人,等那双手轻轻把它抽开,门外站着的人,满身风尘,满脸笑意,说一句:“我回来了。”

旧体诗

颂十六院士

贺夏盛

赞谭铁牛院士

远渡英伦寻道猷，心萦桑梓志恒留。
甘辞海外终身禄，勇破层巅技术囚。
瞳辨精微开畹域，影甄安泰护金瓯。
栽培桃李良才蔚，泽润三湘誉五洲。

致敬苏纪兰院士

久怀赤念别家乡，锦美归来护海疆。
细探洪澜通远舶，深研寒脉辨微茫。
情牵河口苍生稳，志拓沧溟学问长。
皓首耕耘蓝土地，丹忱一片世昭扬。

咏李惕碚院士

夙怀清志辞桑梓，矢向穹苍探浩茫。
巧解玄机开璧壑，高悬慧眼辨洪荒。
廿年坚守天河梦，一法融通万象章。
载誉锡星辉碧落，丹心永耀国荣光。

礼赞陈国强院士

故土贤才出，潜心济世谋。
研机明血厄，探秘破痼疴。
广育医林彦，宏开海甸邠。
仁风昭禹壤，清誉满神州。

颂马骏院士（新韵）

橘洲毓秀起儒翁，许志匡时济世衷。
久探鼻咽喉痼疾，巧施方略破顽凶。
策成环宇尊典范，道授英医育隼雄。
不负苍生怀赤抱，高名奕奕耀南邕。

鹧鸪天·赞罗锡文院士

南楚才贤抱素衷，半生陇亩砺高风。
铁牛巧织千畴锦，银翼新裁万顷虹。

驰野陌，惠田翁，鬓霜染就稻香浓。
论文写透秦麻骨，声动寰区仰此公。

颂单 杨院士

湘东钟秀地，攸水育才雄。
矢志兴农策，倾心铸匠风。
橘藏金玉质，技惠五洲通。
德泽民生厚，名高汗竹中。

鹧鸪天·咏王双飞院士

湘水灵华化碧云，邕江风雨砺耕耘。
且将紫纸开新境，试看余材证旧勋。

融智略，辟荆榛，寰瀛刮目仰经纶。
何梁誉满身犹健，一脉清辉激万春。

赞单文华院士

湖湘才杰聿遄岑，负笈西洋理义寻。
廿载滋兰培后彦，孤怀秉道抱贞襟。
溯源丝路鸿图展，擷秀殊邦众望钦。
栽培桃李良才蔚，莫道湖湘惟野色，

颂张跃院士

西山翹楚出风尘，不逐浮名向化垠。
纳米剖分寻物理，晶型重构济黎民。
传灯漫引千帆竞，辟径同开万里新。
莫道湖湘惟野色，精工一纸动星辰。

礼赞瞿礼嘉院士

燕园培俊英，禾下苦躬行。
剑指三生码，笈传四海名。
研微参造化，先睹济苍生。
德泽嘉苗秀，功成萃世惊

鹧鸪天·礼赞龙花楼院士

学贯中西地理通，情牵厚土建殊功。
乡村重构开新径，疆脉研寻济野封。

酬社稷，惠三农，宏编垂世耀心胸。
嘉名硕望神州仰，桃李成蹊百代隆。

鹧鸪天·颂刘友梅院士

赣水英华楚地钟，铁龙逐梦啸长风。
韶光破夜开新轨，电策驱雷撼九重。

穿雾阵，贯霓虹，风驰万里快哉踪。
丹心已化途途网，梅骨铮铮照碧穹。

赞尹泽勇院士

航空许国向苍旻，动力攻坚历苦辛。
数载寒窗磨铁砚，一腔热血铸金轮。
鹏抟霄汉层霄巡，虎啸烽烟万里巡。
白首初心终不改，长空青史纪高人。

咏丁荣军院士

橘城熔火魄，芯海拓征程。
电掣千邦軌，光凝万象兵。
穿山驰铁甲，破障震雷声。
极目云天外，犹闻北斗鸣。

鹧鸪天·赞冯江华院士

呼啸铁龙驰九州，高擎星火启鸿猷。
千番砥砺青锋显，万里腾骧赤胆酬。

攻智軌，涉磁丘，技惊寰宇弄潮头。
复兴道上风雷动，再铸银河共远游。